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大全論語集註卷四五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璐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劉書

論語集註大全卷四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處上聲焉於虔反知去聲

里有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為知矣朱子曰擇字因上句為文問此章謝氏引孟子擇術為證如何曰聖人本語只是擇居不是說擇術古人居必擇鄉遊必擇士又問今人數世居此土豈宜以

他鄉俗美而遠邇邪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近而言之若一鄉之人皆為盜賊吾豈可不知所避○勉齋黄氏曰居必擇鄉居之道也薫陶染習以成其德賙恤保愛以全其生豈細故哉夫子稱子賤而嘆魯多君子以此也○勿軒熊氏曰學而篇言親仁此言處仁後篇言以友輔仁又言居是邦友其士之仁者居養見聞之助薫陶漸染之益皆資於人者也○雲峯胡氏曰集註仁厚之俗四字有斟酌一里之中安得人人皆仁者但有仁厚之俗則美矣○新安陳氏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人之本心是非之心知之端也不知則失其是非之本心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樂音洛知去聲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去聲而必欲得之也雙峯饒氏曰知者之於仁如小人之貪利皆深知篤好必欲得之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南軒張氏曰不仁者勉強而暫處則有之差久則移於約樂無所不至矣○雙峯饒氏曰濫如水之泛濫淫如水之浸淫久約者為饑寒所逼而不能自守以致放蕩於禮法之外如水之溢出外去故曰濫久樂者為富貴所溺而不能自守不知不覺至於驕奢如水之浸入裏來故曰淫濫字是窮斯濫矣之濫淫字是富貴不能淫之淫○吳氏曰約與豐對樂與憂對對舉之互文也不仁者不可一日處聖人之言待人以厚故以久長言之爾○雲峯胡氏曰仁義禮知皆吾本心而仁統三者仁一失則三者俱失矣所以於上章焉得知則曰失其是非之本心此於不仁則直曰失

其本心集註之精密如此○東陽許氏曰不仁者久約則憂患而諂諛卑屈之態生苟且邪僻之行作久富貴則佚樂而驕矜縱誕之氣長踰節陵分之事興約者日流於卑下樂者日過於僭蹤是濫與淫意思

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

朱子曰仁者溫淳篤厚義理自然具足不待思而為之而所為皆是義理所謂仁也知者知有是非而取於義理以求其是而去其非所謂知也○仁者安仁如孟子說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這只順道理合做處便做更不待安排布置○深謂仁者淺謂知者仁者之心便是仁知者未能無私意只是知得私意不是著脚所在又知得無私意是

好所以千方百計亦要克去私意○慶源輔氏曰無適不然無所往而不安也不易所守知而勿去是也

○胡氏曰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被袗衣鼓琴若固有之此安仁者之久處約長處樂也原憲環堵闔損汶上魯之季文子齊之晏平仲此利仁者之久處約長處樂也○雙峯饒氏曰安仁者心與仁一仁即我我即仁故曰其仁即仁者之仁也利仁者心與仁猶二於仁猶有間故曰於仁猶未是仁不過利於仁耳○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去聲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

安仁則一利仁則二 朱子曰上蔡見識直是高諸解中未有及此者○慶源輔氏曰存言其體理言其用知者有所操存其體斯不亡有所經理其用斯不亂仁者則不待如此一體一用皆自然而然○雙峯饒氏曰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是說他仁熟處他人於此處能存於彼處或不能存於此處能理於他處或不能理唯仁者內面如此外面亦如此遠近精粗無適不然內謂存處時外謂應事接物時近謂日用常行處遠謂非日用常行處精如治詩書禮樂等事粗如治錢穀甲兵等事存是心存理是事理

安仁者非顏閔以上上聲去聖人為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朱子曰吾心渾然一理無內外遠近精粗須知非顏閔以上不知此味及

到顔閔地位知得此味猶未到安處○仁知雖一然世間人品所得自有不同顔子曾子得仁之深者也子夏子貢得知之深者也○或問而今做工夫且須利仁曰惟聖人自誠而明合下便自安仁若自明而誠須是利仁○勉齋黄氏曰安仁利仁則所存者天理故安於義命所當然而物欲不能以累其心所以處約樂之久而不為之動也○吳氏曰易繫論語多以仁知並言樊遲亦再問仁知大抵學問不出知行知主知而仁主行也○雲峯胡氏曰不仁者失其本心者也安仁者本心非有所存而自不失利仁者能存其本心而惟恐失之嗚呼安之者不可遽及失之者可為戒而守之者可為法矣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皆去聲

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去聲於理程子

所謂得其公正是也程子曰仁者用心以公故能好惡人公最近仁○朱子曰程子之言約而盡公者心之正也正者理之得也一言之中體用備矣○公正今人多連看其實公自是公正自是正這兩箇字相少不得公是心裏公正是好惡得來當理苟公而不正則其好惡必不能皆當乎理正而不公則切切然於事物之間求其是而心却不公此兩字不可少一○程子只著公正兩字解這處某怕人理會不得故以無私心解公字好惡當於理解正字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未必好惡當於理惟公而後能正公是箇廣大無私意正是箇無所偏向處○胡氏曰無私心體也好惡當於理用也○雙峯饒氏曰忠清章論仁是因事而原其心故先言當理而後言無私心能好惡是由心而達於事故先言無私心而後言當於理

○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如字

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牽於私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朱子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若稍有些私心則好惡之情發出來便失其正惟仁者心中渾是正理見人之善則好之見不善者則惡之或好或惡皆因人之有善惡而吾心廓然大公絕無私繫故見得善惡十分分明而好惡無不當理故謂之能好能惡○慶源輔氏曰仁者心之德純是義理纔有纖毫私欲便是不仁不仁則其好惡自然與義理相違悖矣○胡氏曰好其所是惡其所非人之至情也然有一毫私意雜乎其間則憎而不知其善愛而不知其惡者有矣故好惡當理惟仁者能之仁者之心渾然天理無一毫私意其心之所好理之所當好其心之所惡理之所當惡也○雲峯胡氏曰好惡之心人皆有之獨仁者能之大學曰

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皆須看能字好惡當於理始可謂之能不然非能好能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字

苟誠也如苟日新之苟○胡氏曰苟字有二義有以苟且為言者苟合苟美之類是也有以誠實為言者此章及苟子不欲之類是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朱子曰方志仁時便無惡若間斷不志仁時惡又生○勉齋黃氏曰人心不可兩用志於此必遺於彼所患者無其志耳夫仁者此心之全德誠志於仁則必先存此心天理之公而去其人欲之私惡念何自而生乎○潛室陳氏曰此是君子小人分路猶向東行人一心向東去無復有回轉向西之理西行人亦然○勿軒熊氏曰語言志有三曰志學曰志道曰志仁仁則直指

本心尤親切矣○新安陳氏曰苟志於仁四字涵三意志於仁與志於道不同仁是道德之精純志是志向之堅定而又加以誠焉則於為惡之事可保其必無矣

○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朱子曰志於仁則雖有過差不謂之惡惟其不志於仁是以至於有惡此志字不可草草看○慶源輔氏曰過舉謂或用意過當或資質之偏或氣壹之動志無惡則志為之主也志在於仁則思慮自不到惡上矣○通書解曰有心悖理為惡無心失理為過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惡去聲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或問君子而有以非道得富貴者何也朱子曰是亦一時不期而得之非語其平日之素行也○勉齋黄氏曰博奕鬬狠奢侈淫肆之類皆所以取貧賤之道不以其道者謂無此等事而為水火盜賊詿誤陷於刑戮之類以致貧賤也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程子曰無道而得富貴其為可恥人皆知之而不處焉惟特立者能之○朱子曰不以其道得富貴須是審苟不以其道決是不可受不以其道得貧賤却要安蓋我雖是不當貧賤然當安之不可於上面計較云我不當得貧賤有汲汲求去之心○問富貴不處是安於義貧賤不去是安於命蓋吾何求哉求安於義理而已不當富貴而得富貴則害義理故不處不當貧賤而得貧賤則自家義理

已無愧居之何害富貴人所同欲若不仔細便錯了貧賤人所同惡自家既無愧義理若更去其中分踈我不當貧賤便不是○富貴不以道得之如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之類○王氏曰審有兩端安只一路○葉氏曰富貴不苟處則可以長處樂貧賤不苟去則可以久處約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惡平聲

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去聲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慶源輔氏曰貪字與審字相反厭字與安字相反○雙峯饒氏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是結上生下○新安陳氏曰名者實之賓因名字而遡其實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造七到反沛音貝

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上聲下同之間而已也朱子曰杜預謂草次之期言草草不成禮也便是此意左傳過信為次亦是苟且不為久計之意苟且是時暫處非如大賓大祭之時顛沛如曾子易簀之時○無終食違仁是無時而不仁造次顛沛必於是是無處而不仁○西山真氏曰此章當作三節看處富貴貧賤而不苟此一節猶是麤底工夫至終食不違又是一節乃存養細密工夫然猶是平居暇日事可勉而至至

於造次急遽之時患難傾覆之際若非平時存養已熟至此鮮不失其本心若能至此猶必於是仁乃至細密工夫其去安仁地位已不遠矣然若無麤底根基豈有遽能造於細密者故必以審富貴安貧賤為本然後能進於此乃用功之序也○言君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去聲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朱子曰此言內外大小皆當理會外若不謹細行則內何以為田地根本內雖有田地根本而外行不謹則亦為之搖奪如世間固有小廉曲謹而臨大節無可取者亦有外面界辨分明而內守不固者○慶源輔氏曰取舍之分在外審富貴安貧賤是也而

實有助於內存養之功在內所謂無終食造次顛沛之違是也而實有益於外故取舍明則存養愈精密而無違缺之處存養密則取舍愈分明而無疑似之差○雙峯饒氏曰天下之所同欲者莫如富貴所同惡者莫如貧賤雖君子之心亦無以異於人也然人之常情欲之則必趨之惡之則必避之鮮有不因是而喪其所守者惟君子則不然於富貴未嘗不欲而得之不以其道則寧避之而不處於貧賤未嘗不惡而得之雖不以道亦寧安之而不去是何君子欲惡之與人同而去取之與人異邪誠以富貴雖可欲而所欲有大於富貴者貧賤雖可惡而所惡有大於貧賤者千乘萬鍾得之若可以為榮然義之不度而有害於吾本心之仁則適足以為辱不得之若可以為戚然命之能安而無害於吾本心之仁則乃所以為樂人能知此而於二者之間審所擇焉則天理人欲去取之分判然於中而存養省察以全吾本心之仁

者自有不容已者矣是以古之君子戰戰兢兢靜存動察不使一毫慢易非僻之私得以留於其間而有終食之違焉造次之時人所易忽也而不敢忽顛沛之地人所易忘也而不敢忘必使此心之仁無頃刻之間斷無毫釐之空闕而後為至焉此其所以動靜周流隱顯貫徹而日用之間無非天理之流行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好惡皆去聲）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

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朱子曰好仁惡不仁只是利仁事却有此二等然亦無大優劣好仁者是資性渾厚底惻隱之心較多惡不仁者是資性剛毅底羞惡之心較多聖人謂我未見好仁惡不仁者又從而解之曰我意所謂好仁者須是無以尚之惡不仁須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是好之篤惡之切非畧畧恁地知好惡底○好仁者如好好色舉天下之物無以加尚之若有以尚之則其好可移矣若說我好仁又却好財好色便是不曾好仁惡不仁者如惡惡臭惟恐惡臭之及其身好好色惡惡臭皆是己身上事非是專言好他人之仁惡他人之不仁也○好仁惡不仁之人地位儘高直是難得禮記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正是此意○顏子明道是好仁孟子伊川是惡不仁○惡不仁終是兩件好仁却渾淪了學者未能

好仁且從惡不仁上做將去庶幾堅實又曰好仁而未至卻不及那惡不仁之切底蓋惡不仁底真是壁立千仞滴水滴凍做得事成○潛室陳氏曰性各有偏重顏子是好仁之人豈不能惡不仁然好仁意思勝如惡不仁孟子是惡不仁之人豈不能好仁然惡不仁意思勝如好仁故各於偏重處成就○蔡氏曰論資質則惡不仁者不如好仁者之渾然論工夫則好仁者不如惡不仁者之有力要之皆成德之事○雙峯胡氏曰好仁者於好上重惡不仁者於惡上重惡不仁者未便是仁因其惡不仁也而後能為仁故曰其為仁矣其是將然之辭既惡不仁則亦將為仁矣是何也以其惡之之深不使不仁之事加於其身故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為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去聲下同）也（問一日用其力將志氣合說如何朱子曰用力說氣較多志亦在上面了志之所至氣必至焉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人出來萎萎衰衰恁地柔弱亦只是志不立志立自是奮發敢為這氣便生志在這裏氣便在這裏志與氣自是相隨若真箇要求仁豈患力不足）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

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盖不敢終以為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朱子曰有一般人其初用力非不切至到中間自是欲進不能所謂力不足者中道而廢正是說此等人這般人亦未之見可見用力於仁者之難得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慶源輔氏曰此章三言未見而意實相承初言成德者之未見次言用力者之未見末又言用力而力不足者之未見無非欲學者因是自警而用力於仁耳○雲峯胡

氏曰好仁惡不仁者利行之事用力於仁者勉行之事皆未之見可歎也用力而未至者亦未之見益可歎也然不必謂世無其人但謂我未見其人猶有不絕望之意焉其勉人也切而待人也厚可於此觀聖人之心矣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朱子曰君子過於厚與愛雖是過然亦是從那仁中來血脉未至斷絕若小人之過於薄忍則仁之血脉已斷絕謂之仁可乎○人之過不止於厚

薄愛忍四者伊川只是舉一隅耳若君子過於廉小人過於貪君子過於介小人過於通之類皆是然亦不止此但就此等處看則人之仁不仁可見而仁之氣象亦可識故但言斯知仁矣○劉氏云周公使管叔監殷而管叔以殷畔昭公不知禮而孔子以為知禮實過也然周公愛其兄孔子厚其君是乃所以為仁也○觀過斯知仁猶曰觀人之過足知夫人之所存也若於此而欲求仁之體則失聖人本意矣○慶源輔氏曰人情於人之過失多不致察故夫子發此歎耳○蔡氏曰聖經渾涵宏博但曰人之過也各以其黨而厚薄愛忍自無不包但曰觀過而觀人自觀自無不備但曰斯知仁而仁不仁皆在其中矣○潛室陳氏曰過於厚處即其仁可知過於薄處即其不仁可知觀其人之過可以知其仁不仁矣中含不仁字○或曰聖人只說知仁尹氏又曰人之仁不仁可見何也雙峯饒氏曰他見各於其黨兼君子小人而

言故下句亦作仁不仁說要之上文雖兼兩邊其意實重在這一邊觀過知仁恐只說這一邊好底言雖過也然因其過猶足以見其仁如周公孔子之過是也若小人則無處不薄無處不忍何待其過然後知其不仁○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俞絹反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後漢書吳祐順帝時遷膠東侯相祐政唯仁簡以身率物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嗇夫小吏也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音丙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父還以衣遺去聲之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

也勉齋黄氏曰人雖有過不可以其過而忽之於此而觀其類乃可以得其用心之微也或謂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記禮者之意亦可取乎曰如此則是必欲得其人之過而觀之然後知其仁恐非聖人之意也○雲峯胡氏曰人之過兼君子小人而言觀過獨指君子而言仁者人之本心也君子不失其本心故觀其無心之過猶可知其本心之存小人本心已亡矣又何觀焉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茍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扶又反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胡氏曰夫子但以夕死為可而今兼生順言之者惟其生順而後死安也果能有所聞必不肯置身於一毫不順之地矣○新安陳氏曰

生順死安四字本張子西銘存吾順事沒吾寧也○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

程子曰聞道知所以為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朱子曰道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只是尋箇是處若見得道理分曉生固好死亦不妨夕死可矣只是說便死也不妨非謂必死也○道誠不外乎日用常行之間第恐知之或未真耳若是知得真實必能信之篤守之固幸而未死則可以充其所知為聖為賢萬一即死亦不昏昧過了一生如禽獸然是以為人必以聞道為貴也○聖人非謂人聞道而必死但深言道不可不聞耳蓋將此二句來反之曰若人一生而不聞道雖長生亦何為人而聞道則生也不虛死也

不虛若不聞道則生也枉了死也枉了○聞道不止知得一理須是知得多有箇透徹處○潜室陳氏曰此聞非謂耳聞謂心悟也即程門所謂一日融會貫通處為學若不見此境界雖皓首窮經亦枉過一生若已到此境界雖死無憾亦不虛了一生也○厚齋馮氏曰人不知道有愧於生道罕得聞人無不死使誠聞道雖死何憾曰可矣非謂必至於死也○齊氏曰子貢猶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必如曾子之唯而後能聞爾○雙峯饒氏曰人不聞道則動作云為是非皆不知冥行而已枉在天地間做人既聞道方知為子必不可不孝為臣必不可不忠每事順理而行生既順理則俯仰無愧其死方安問如曾子得正而斃方死而安曰曾子惟聞道所以須要易簀曾元唯未聞道惟知以姑息愛其親故以幸至旦為請此章重在聞道不在死生○雲峯胡氏曰道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聞道者此心真有得乎此理朝聞道朱子

所謂一旦豁然貫通者也苟無平日積累之勤必無一朝頓悟之妙謂之人而昧其所以為人之理與禽獸草木同生死可乎不可乎縱使有長生不死之説亦復可乎不可乎可矣二字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七住反向也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華陽范氏曰志於道者重內而忘外恥惡衣惡食者未能忘外也徇其外而無得於內矣夫豈足與議哉○問志道如何尚恥惡衣食朱子曰有這般半上落下底人也志得不力只名為志道及外物來誘則又遷變了○問志於仁則能無惡志於道乃猶有此病

何也曰仁是最切身底道理志於仁大段是親切做工夫所以必無惡志於道則說得來闊凡人有志於學皆是也若志得來汎而不切則未必無恥惡衣食之事○求安與飽者猶以適乎口體之實也此則非以其不可衣且食也特以其不美於觀聽而自愧焉若謝氏所謂食前方丈則對客泰然疏食菜羹則不能出諸其戶者蓋其識致卑凡又在求飽與安者下矣○陳氏曰志方求而未真有得安保其無外役以分之○西山真氏曰志於道者心存於義理也恥衣食之惡者心存於物欲也理之與欲不能兩立故聖人以此為戒也學者必須於此分別得明白然後可以進道不然則亦徒說而已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此是不恥惡食子路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此是不恥惡衣前輩有云咬得菜根何事不可為是亦此意○葉氏曰心一而已役於物則害於道篤於道則忘於物天理人欲消長之機聖人

之所深辯而學者之所當加察也○王氏曰朱字見聖人待人寬厚處而何足字是先儒鞭辟緊切處○新安陳氏曰內重而見外之輕得深而見誘之小斯人也與之議道則識高明而論精微今云學道而尚羞惡衣食則與不學無識之俗人何異其內不重得不深可知矣言此以厲為士而識趣卑陋者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適丁歷反比必二反

適專主也春秋傳去聲曰吾誰適從是也左傳僖公五年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士蔿退而賦曰狐裘尨音蒙茸以狐服為裘貴者之裘也尨茸亂貌言貴者之多也一國三公蒲城大都耦國故獻公與二公子皆立為三公吾誰適從言城不堅則為二公子所怨堅之

則為國仇不忠無以事君故不知所適從莫不肯也比從也勉齋黃氏曰於天下言於天下之事無不然惟義之從不可先懷適莫之念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平聲於猖音昌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朱子曰義是吾心所處之宜者見事合恁地處則隨而應之更無所執也義當富貴便富貴義當貧賤便貧賤當生則生當死則死只看義理合如何○慶源輔氏曰道是體義是用聖人之學以道為主而隨事汎應有義存焉處物

為義心無適莫只看義合如何雖若有所倚而實無所倚適義變動不居未嘗有所倚著故也無適莫而不主於義則猖狂妄行無適莫而義之比則步步著實也○雙峯饒氏曰心不可先有所主當於事至物來虛心觀理惟是之從而已老主虛佛主空自謂無所住著似乎無適莫然無義為之據依故至於猖狂自恣問吾儒異於二氏者何在曰吾儒則見虛空中辟塞皆是實理故未應則無思無為而此理已具已應則無適莫而惟義之從○東陽許氏曰無適莫者有義為之主無可無不可者義在可則可義在不可則不可爾心無主者應事則可亦可不可亦可也何獨應變不同於聖人其應常亦未嘗有同也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

上聲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音洛善謂懷德惡烏路反不善謂懷刑所以為君子苟安懷土務得懷惠所以為小人

問所貴乎君子者正以其無所待於外而自脩也刑者先王所以防小人君子何必以是為心哉朱子曰無慕於外而自為善無畏於外而自不為非此聖人之事也若自聖人以降亦豈不假於外以自脩飾所以能見不善如探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皆為其知有所畏也所謂君子者非謂成德之人也若成德之人則誠不待於懷刑也但言如此則可以為君子如此則為小人○樂善惡不善猶曰好仁惡不仁必以刑言則管仲所謂畏威如疾申公巫臣所謂慎罰務去之之謂大抵懷德之君子不待懷刑而自安於

善懷土之小人特欲全其所保而未必有逐利貪得之心其為善惡亦各有深淺矣○問此章君子小人所懷不同與周比和同相反者無異否雙峯饒氏曰懷土懷惠固皆是為利然與那為惡底小人又似少異但用心既殊其終亦必至於相反○雲峯胡氏曰論語以君子小人對言者甚多他章多指其所為者言此章則指其所思者言所為者行事之著所思者心術之微也○新安陳氏曰懷德者安於善懷刑者畏法而不敢為不善懷土者自戀其所有懷惠者貪得人之所有又此所謂懷土者與易所謂安土不同易與樂天敦仁連言有安分不外求之意此則集註曰溺其所處之安又曰苟安其相去遠矣○東陽許氏曰德者人得於天之善理即大學所謂明德君子常切思懷念念不忘欲至於至善之地小人不知有此徇其欲心惟思自逸不能遷善以成德君子常念刑法之可畏而自守其身不至於犯之小人但思惠利

之所在不能擇義惟務苟得雖有刑法在前亦不顧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上聲

孔氏曰孔氏名安國西漢人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朱子曰放於利而行只是要便宜底人凡事只認自家有便宜處便不恤他人所以多怨○勉齋黃氏曰謂之放則無一言一動不在於利也謂之多則其怨之者不但一二人而已惟其放利所以多怨○雙峯饒氏曰事事依利而行則利己害人處必多所以多怨多字從放字上生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

何

讓者禮之實也王氏曰讓以心言故曰禮之實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為國乎問讓者禮之實也莫是辭讓之端發於本心之誠然故曰讓是禮之實朱子曰是若玉帛交錯固是禮之文而擎拳曲跽升降俯仰也只是禮之文皆可以偽為惟是辭讓方是禮之實這却偽不得既有是實自然是感動得人心若以好爭之心而徒欲行禮文之末以動人如何感化得他○先王之為禮讓正要朴實頭用若不能以此為國則是禮為虛文爾其如禮何○問禮者自吾心恭敬至於事為之節文兼本末而言也讓者禮之實所謂恭敬辭讓之心

是也君子欲治其國亦須是自家盡得恭方能以禮為國所謂一家讓一國興讓則為國何難之有不能盡恭敬辭讓之心則是無實矣雖有禮之節文亦不能行況為國乎曰且不奈禮之節文何何以為國○雙峯饒氏曰孟子告梁王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又謂後義先利不奪不饜此正是不讓處如何為國夫子是以春秋之時禮文雖在然陪臣僭大夫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故有為而言○雲峯胡氏曰能字亦緊要行禮非難能讓為難常人雖欲讓私欲害之有欲讓而不能者故書首稱克為克讓讓者禮之實能則實於讓○新安陳氏曰世人於辭受之際始或虛讓而卒也實受非讓也必以辭讓之實心行辭讓之實事始可以言讓有禮之實則為國而有餘無禮之實則為禮且不足其不能為國意蓋在言外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朱子曰猶言不怕無官做但怕有官不會做

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

而已矣朱子曰致君澤民之具達則行之無位非所患也聖人所說只是教人不求知但盡其在我之實而已○南軒張氏曰患所以立求為可知為己者之事也若有患無位與人莫己知之心一毫之萌則為徇於外矣不患莫己知而求為可知則君子為己之學蓋可知矣若曰使在己有可知之實則人將自知之則是亦患莫己知而已豈君子之心哉○勉齋黃氏曰求諸己而在人者有不得在我無憾矣求諸人而在我者有不足祇自愧而已○慶源輔氏曰人情惟患無位耳君子則以立乎其位者為患人情惟患莫己知耳君子則以無可知之實為患此正為己之學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唯上聲

參乎者呼荒故反下同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上聲然一理體一而泛應曲當去聲用各不同用殊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新安倪氏曰荀子勸學篇真積力久則入謂真誠之積用力之久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朱子曰一是一心貫是萬事看甚事來聖人只這心應去只此一心之理盡貫衆理○問未唯之前如何曰未

唯之前見一事是一箇理及唯之後千萬箇理只是一箇如事君忠是此理事親孝交友信也是此理以至精粗大小之事皆此一理貫通之曾子先只見得聖人千條萬緒都好不知都是從這一心做來及聖人告之方知都是從這一箇大本中流出如木千枝萬葉都好都是從這生氣流注貫去也○曾子工夫已到千條萬緒一一身親歷之聖人一點他便醒觀禮記曾子問中問喪禮之變曲折無不詳盡便可見曾子是一一理會過來○一對萬而言不可只去一上尋須去萬上理會若見夫子語一貫便將許多合做底都不做只理會一不知却貫箇甚底貫如散錢一如索子曾子盡數得許多散錢只無一索子夫子便把這索子與之今若沒一錢只有一條索子亦將何以貫今不愁不理會得一只愁不理會得貫理會貫未得便言一天資高者流為佛老低底只成一箇鶻突物事○問中庸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上下

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此是子思在天舉一物在地舉一物在人舉夫婦鳶與魚其飛躍雖不同其實一物爲之耳夫婦之道亦不出乎此是皆子思發明一貫之道也孔子繫易辭有曰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亦發明斯道也曰所引中庸易傳之言以證一貫之理甚善愚意所謂一貫者亦如是○東陽許氏曰一理貫萬事固是說事物雖衆只是一箇道理此言吾道一以貫之是就聖人應事處說須要體認得聖人之心全是理行出全是道如此方是吾道一以貫之若只說萬理一原却只是論道化與此章意不相似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

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此聖道之一貫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新安陳氏曰此就聖人分上移上一步借天地之道之體用以形容聖道之體用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朱子曰自此之外固無餘法便是那竭盡無餘之謂○慶源輔氏曰聖道之體用與天地一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自此之外固無餘法皆自然而然莫之為而為故曰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去聲曉也河東侯氏曰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恕不出來誠有是心之謂忠見之功用之謂恕明道言忠恕二字要除一箇除不得正謂此也○朱子曰

盡己之謂忠推己及物之謂恕忠恕二字之意只當如此說曾子說夫子之道而以忠恕為言乃是借此二字綻出一貫一貫乃聖人公共道理盡己推己不足以言之緣一貫之道難說與學者故以忠恕曉之○一貫自是難說曾子借學者忠恕以形容一貫猶所謂借粗以形容細○忠恕則一而在聖人在學者則不能無異此正猶孟子言由仁義行與行仁義別耳曾子所言忠恕自衆人觀之於聖人分上極為小事然聖人分上無非極致蓋既曰一貫則無大小之殊故也猶天道至微四時行百物生莫非造化之神不可專以太虛無形為道體而形而下者為粗迹也○一是忠貫是恕體一而分殊○忠只是一箇忠一片實心做出百千箇恕來○忠在一心上恕則貫乎事物之間只是一箇一分着使各有一箇一老者安之是這一箇一少者懷之亦是這一箇一箇一莫非忠也恕則自忠而出所以貫之也○夫子言一貫曾子言

忠恕子思言大德小德張子言理一分殊只是一箇在聖人分上日用千條萬緒只是一箇渾淪真實底流行貫注他更下不得一箇推字曾子假借來說貼出一貫底道理要知天地是一箇無心底忠恕聖人是一箇無為底忠恕學者是一箇着力底忠恕學者之忠恕乃是忠恕正名正位固是一箇道理在三者自有三様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此語極是親切○忠在聖人是誠恕在聖人是仁與誠則說開了惟忠恕二字相粘少一箇不得○問夫子之道如太極天下之事如物之有萬物雖有萬而所謂太極者則一太極雖一而所謂物之萬者未嘗虧也至於曾子以忠恕形容一貫之妙亦如今人以性命言太極也不知是否曰太極便是一到得生兩儀時這太極便在兩儀中生四象時這太極便在四象中生八卦時這太極便在八卦中○覺軒蔡氏曰盡己之謂忠須是此心發得十分盡方是忠若

留得一分未盡便不得謂之忠推己之謂恕須是推己心以及人如己心之所欲方是恕若有一處推不到便不得謂之恕此是學者著力之忠恕也下文程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朱子曰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此是天地聖人自然之忠恕也學者誠能由著力之忠恕亦可做到自然之忠恕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新安陳氏曰此曾子就聖人分上移下一步借學者忠體恕用之名以形容聖道之體用

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

朱子曰忠者盡己之心無少偽妄以其必於此而本焉故曰道之體恕者推己及物各得所欲以其必由是而之焉故曰道之

用○忠即是實理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亦只以這實理流行發生萬物牛得之而為牛馬得之而為馬草木得之而為草木○一本是統會處萬殊是流行處在天道言之一本是元氣之於萬物有日月星辰昆蟲草木之不同而只是一氣之所生萬殊則是日月星辰昆蟲草木之所得以生者一箇自是一箇模樣在人事言之則一理之於萬事有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動息洒掃應對之不同而只是此理之所貫萬殊則是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所當於道者一箇是一箇道理其實只是一本○慶源輔氏曰集註又舉天地之體用而釋之雖不言聖人之體用然在其中矣故直言道之體道之用而已亦不復明言天地也○萬殊之所以一本者指用之出於體謂萬殊之實出於一本也一本之所以萬殊者指體之散於用謂一本之實散於萬殊也指用之出於體指體之散於用則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西山真氏曰天地與

聖人只是一誠字天地只一誠而萬物自然各遂其生聖人只一誠而萬事自然各當乎理學者未到此地位且須盡忠恕二字誠是自然底忠恕忠恕是著力底誠孔子告曾子以一貫本是言誠曾子恐門人曉未得故降下一等告以忠恕要之忠恕盡處即是誠○雙峯饒氏曰一以貫之之字指萬而言萬者一之對也一是指道之總會處萬是指道之散殊處道之總會在心道之散殊在事以道之總會在一心者貫道之散殊在萬事者故曰吾道一以貫之當看道字問曾子答門人何不曰一本萬殊體立用行之類而曰忠恕何也曰不若忠恕兩字學者所易曉使可用功盡得忠便會有這一盡得恕便會以貫之一以貫之是自然底忠恕忠恕是勉强底一以貫之曾子之學主於誠身故其告人便就行處說○東陽許氏曰上言至誠無息是以天地之至誠無息喻夫子之一理渾然萬物各得其所是以天地之生萬物各得

具所喻夫子之泛應曲當下言至誠無息者道之體是言夫子之心至誠無息乃道之體萬物各得其所是言夫子之應萬事各得其所為道之用

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

朱子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見周禮疏如比也比自家心推將去仁與恕只爭些子自然底是仁比而推之使是恕〇慶源輔氏曰中心為忠謂中心所存本無一毫之不盡也如心為恕謂如我之心而推之於外無彼此之間也

〇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

朱子曰以己是自然流出不待安排布置推己是著力使有轉折只是爭箇自然與不自然〇以己及物是大賢以上聖人之事聖人是因我這裏有那意思便去及人如因我之饑寒便見得天下之饑寒自然恁地去及他使是以己及物如賢人以下知得我既是要如此

想人亦要如此而今不可不教他如此三反五折使是推己及物只是爭箇自然不自然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朱子曰天道是體人道是用動以天之天只是自然○問天道人道初非以優劣言自其渾然一本言之則謂之天道自其與物接者言之則謂之人道耳曰然此與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語意自不同○忠是未感而存諸中者所以謂之天道恕是已感而見諸事物者所以謂之人道忠是自然恕是隨事應接畧假人為所以有天人之辨○問推程子動以天之說則聖人之忠恕為動以天賢人之忠恕為動以人矣又以忠為天道恕為人道何也且盡己推己俱涉人為又何天人之

分曰彼以聖賢而分此以內外而分盡己雖涉乎人為然為之在己非有接於外也從横錯綜見其並行而不相悖則於此無疑矣又曰中庸之言則動以人涵○潛室陳氏曰忠恕是對立底道理故以體用言其體無妄故曰天其用推行故曰人○黄氏曰以聖人比學者聖人之忠是天之天聖人之恕是天之人學者之忠是人之天學者之恕是人之人必竟忠是體近那未發故雖學者亦有箇天恕是用便是推出外去底故雖聖人亦有箇人○陳氏曰中庸以中為大本是專指未發處言之此以忠為大本則是就心之存主真實無妄處言之徹首徹尾無間於未發已發程子只是借大本達道四字言之其意自不同

又曰維天之命於（音烏）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 朱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不待盡而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不待推而恕也○

陳氏曰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不已即無息也此摘詩二句以言天地之道至誠無息即天地之道之忠也由乾道之變化以生萬物而萬物各得其性命之正此摘易二句以言萬物之各得其所即天地之道之恕也朱子謂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及至誠無息者道之體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等語皆是祖述程子此條而敷演之皆是即天地之道以形容聖人之道根源於程子而盡發於朱子淵乎微哉○曾子借忠恕以明一貫是將一貫放下說程子借天地以明忠恕是將一貫提起說

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

胡氏曰渾然一理者純亦不已無毫髮之間斷在學者則為忠在夫子則為一在天地則為至誠無息也泛應曲當者酬酢萬變無不合乎理在學者則

為恕在夫子則為貫在天地則為萬物各得其所也一即體貫即用體隱而用顯故用可見學者之所能知體不可見非學之至者不能知也以子出門人問觀之當時侍坐非必一人獨呼曾子語之惟曾子為能達此耳

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

新安陳氏曰曾子之才能達一貫故夫子以一貫告之門人之才未達一貫惟可告以忠恕故曾子以忠恕告之此所謂教人各因其才所以曰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

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朱子曰忠恕名義自合依違道不遠乃掠下教人之意欲學者下學乎忠恕而上達乎道也曾子卻是移上一階說聖人之忠恕到程子又移上一階說天地之忠恕其實只是一箇忠恕須自看教有許多等級分明○或問曾子未

知體之一處莫是但能行其粗而未造其精否曰不然聖人所以發用流行處皆此一理豈有精粗緣他但見聖人之用不同而不知實皆此理流行之妙故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遂能契之深而應之速云而已矣者謂聖人只是箇忠只是箇恕只是箇至誠不息萬物各得其所而已○子貢尋常自知識而入道故夫子譬之曰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對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蓋言吾之多識不過一理耳曾子尋常自踐履入道事親孝則真能行此孝為人謀則真箇忠與朋友交則真箇信故夫子譬之曰汝平日之所行者皆一理爾惟曾子領畧於片言之下故曰忠恕而已矣以吾夫子之道無出於此也又曰夫子只以一貫語此二人亦須是他承當得想亦不肯說與領會不得底人曾子是踐履篤實上做到子貢是博聞強識上做到○曾子父子相反曾點天資高明見得甚高卻於行上工夫疎畧曾參天

資本魯合下不曾見得却是日用間積累做工夫去一貫之說待夫子告之而後知然一唯之後本末兼該體用全備故傳道之任不在其父而在其子虛實之分學者其必有以辨之○潛室陳氏曰聖人一心渾然天理事物各當其可猶一元之運萬化自隨初無着力處至於學者須是認得人己一般意思却安排教入塗轍須是下工夫方可要知忠恕是一貫意思一貫是包忠恕而言忠恕是箇生底一貫一貫是箇熟底忠恕又曰易所謂何思何慮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者正聖人一貫之說也○雙峰饒氏曰忠恕為說蓋有三焉一謂忠為天道恕為人道者此以微而天理顯而人事分忠恕也而聖人人事之際莫非天理之流行非微顯一以貫之與二謂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者此以內而存心外而行事分忠恕也而聖人之行事莫非此心之無妄實為之非內外一以貫之與三謂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者此

以靜而未發動而已發分忠恕也而聖人已發之和皆未發之中實爲之非動靜一以貫之與是三者各以而端相爲對待而以此貫彼脉絡相因亦猶忠之所以爲恕而恕之本乎忠也○程子謂忠恕違道不遠下學忠恕所以上達一貫此論不可易曾子用功處不必他求只看大學所說便是問大學所說如何是忠恕曰修身以上忠之事也齊家以下恕之事也問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不言忠恕而言仁恕何也曰此先言仁恕之别且先教人識恕字之本義然後言一以貫之之忠恕與違道不遠之忠恕不同蓋違道不遠之恕正自推己及人之恕而一以貫之之恕則是以己及人之仁與推己及人之恕有異故曰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王氏曰朱子之說是言一貫而忠恕在其中程子之說是言忠恕而一貫在其中朱子於夫子之意詳程子於曾子之意詳程子言以己及物一句上應無待於推

下應動以天爾○雲峯胡氏曰曾子借學者之忠恕以明夫子一貫之似程子則即天地之忠恕以明夫子一貫之真末舉中庸違道不遠專為學者言之本只是下學之事未說到上達因論語之一貫而及中庸之忠恕則中庸之言乃下學上達之義蓋下學忠所以上達聖人之一下學恕所以上達聖人之貫也大抵不說出天地之忠恕則人以一貫為淺近而忽聖人之道以為易不說歸學者之忠恕則人以忠恕為高虛而畏聖人之道以為難此程子朱子教人之意也○新安陳氏曰曾子之學固主於力行然亦未嘗不先於致知觀集註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之語精察即致知也況大學成於曾子格物致知實大學之始教又觀記曾子問中禮之權變曲折纖悉必講明之豈有全不加意於致知而變化其氣質之魯者哉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惟其深喻是以篤好(去聲)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去聲)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

朱子曰君子見得這事合當如此那事合當如彼但裁處其宜而為之○君子之於義見得委曲透徹故自樂為小人之於利亦是於曲折纖悉間都理會得故深好之○喻義喻利不是氣稟如此君子存得此心自然喻義小人陷溺此心故所知者只是利若說氣稟定了則君子小人皆由生定學力不

可變○南軒張氏曰學者莫先於義利之辨蓋義者無所為而然也凡有所為而然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存此義利之分也朱子謂義者無所為而然此言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象山陸氏曰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斯喻於利矣○雙峯饒氏曰此指君子小人之已成者而言所以於義與利之精微曲折各能深曉程子是說喻以後事象山是說喻以前事○王氏曰篤好在喻後志習在喻先○陳氏曰天理所宜者只是當然而然無所為而然也人情所欲者只是不當然而然有所為而然也○新安陳氏曰君子喻義未嘗求利然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義之利而利自在其中小人喻利雖專求利然徇利必背義不義之利利愈得而害愈甚矣要之義利之界限學者先明辨其幾微次必剛決

其取舍至深喻其趣味則君子小人成天淵判矣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内自省也省悉井反

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内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雙峯饒氏曰省謂警省非徒察也○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程子曰見賢便思齊有為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内自省蓋莫不在己○鄭氏南升曰見人之賢者知其德行之可尊可貴則必思我亦有是善天之所賦未嘗虧欠何以不若於人必須勇猛精進求其必至於可尊可貴之地見不賢者則知彼是情欲汨沒所以至此必須惕然省察恐己亦有是惡潛伏於

內不自知覺將為小人之歸此言君子當反求諸身如此○慶源輔氏曰人心之明賢否所不能遁然徒見之而不反諸身以致思齊內省之誠則無益於我非為己之學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朱子全引內則之文以解此章幾微也微諫坊記曰微諫不倦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

所謂以下皆內則文下做此○朱子曰幾諫只是漸漸細密諫不要峻暴硬要闌截○問幾諫是見微而諫否曰人做事亦自有蕎地做去來那裏去討幾微處○胡氏曰子之事親主於愛雖父母有過不容不諫然必由愛心以發乃可故下氣怡色柔聲皆深愛之形見者也所以謂幾微而諫不敢顯然直遂其己

意也

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

則復扶又反諫也朱子曰又敬不違敬已是順了又須委曲作道理以諫上不違微諫之意恐唐突以觸父母之怒下不違欲諫之心務欲致父母於無過之地見父母之不從恐觸其怒遂止而不諫者非也務欲必諫遂至觸其怒者亦非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

鄉黨州閭寧孰與熟同諫新安陳氏曰不曰苦諫而曰孰諫孰字有深味純孰以諫終欲諭父母以道而已父母怒不悅而撻他達反之流血不敢疾

怨起敬起孝也問微諫者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得孝子深愛其親雖當諫過之時亦不敢伸己之直而辭色皆婉順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纔見父母心中不從所諫便又起敬起孝使父母

歡悅不待父母有難從之辭色而後起敬起孝也若或父母堅不從所諫甚至怒而撻之流血可謂勞苦亦不敢疾怨愈當起敬起孝此聖人教天下之為人子者不惟平時有愉色婉容雖遇諫過過之時亦當如此甚至勞而不怨乃是深愛其親也朱子曰非得也好○西山真氏曰起者竦然興起之意熟者反復純熟之謂不諫是陷親於不義使得罪於州閭等而上之諸侯不諫使親得罪於國人天子不諫使親得罪於天下是以寧熟諫也怒撻之流血猶不敢怨況下於此乎諫不入起敬起孝諫而撻亦起敬起孝孝敬之外豈容有他念亦豈容有一息忘乎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悉井反）曠而音問疎不

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己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後憂召己則必至而無失也慶源輔氏曰詳味集註非身歷心驗之不能盡具精微曲折之意如此事親者宜身體之又曰有親者遠遊固不可近遊亦當有方○問有不得已而遠遊如之何雙峯饒氏曰不遠遊是常法不得已而遠出又有處變之道聖人言常不言變

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朱子曰父母愛子之心未嘗少置人子愛親之心亦當跬步不忘○胡氏曰遠遊特事之至近者爾惟能即是而推之則凡可以貽親之憂者皆不敢為矣范氏之說深得其旨○新安陳氏曰朱子十四歲喪父韋齋先生事母盡孝所以發明此章

曲盡孝子之心老杜曰頻覺良工心獨苦信哉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見賢遍反前篇此蓋複音福出而逸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胡氏曰謂念念在此而不忘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南軒張氏曰以年之盛衰察氣之强弱而喜懼存焉亦人子盡心於其親之一事也○王氏曰愛日之誠四字於懼字有意深切○雲峯胡氏曰人生百年曰期而能百年者幾何人哉姑以其期言之如年八十可喜也而

期者僅二十年可懼也年九十尤可喜也而期者僅十年尤可懼也故可喜之中政自有可懼者存焉○新安陳氏曰愛日者惜來日之無多惜此日之易過而於事親之道有不及也王安石詩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得愛日之意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形甸反今之不然逮及也行去聲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去聲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

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易去聲○朱子曰此章緊要在恥字上若是無恥底人未曾做得一分便說十分矣范氏說最好只緣胡亂輕易說了便把行不當事非踐履到底烏能及此○人之所以易其言者以其不知空言無實之可恥也若恥則自是力於行而言之出也不敢易矣○厚齋馮氏曰古人言之必行不能躬行而徒言之是所恥也後之學者直講說而已義理非不高遠而吾躬自在一所不知恥之何哉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鮮上聲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慶源輔氏曰約與放相反約則守乎規矩之中放則逸於規矩之外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朱子曰約有收斂近裏著實之意非徒簡而已或曰約恐失之吝曰這約字只是凡事自收斂○此約字是實字若約之以禮約其情則約字輕○問以約失之者鮮凡人須要檢束令入規矩準繩便有所據守方少過失或是侈然自肆未有不差錯曰說得甚分明○南軒張氏曰凡人事事以節約存心則有近本之意雖未能皆中節而失則鮮矣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行去聲

謝氏曰放言易去聲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或問言懼其易故欲訥訥者言之難出諸口也行懼其難故欲敏敏者力行而不惰也朱子曰然○致堂胡氏曰敏訥雖若出於天資然可習也言煩以訥矯之行緩以敏勵之由我而已不自變其氣質奚貴於學哉○南軒張氏曰

言則欲訥行則欲敏蓋篤實自修無一毫徇外之意也○雙峯饒氏曰此即矯輕警惰之法○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朱子曰德不孤以理言必有鄰以事言○問鄰是朋類否曰然非惟君子之德有類小人之德亦自有類○此言有德者聲應氣求必不孤立與易中德不孤不同彼言敬義立則內外兼備德盛而不偏孤不孤訓文中大字○新安陳氏曰秉彝好德人心所同同德相應天理自然之合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色角反

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勿軒熊氏曰後篇言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皆此意也○新安陳氏曰大倫中以人合者皆主義義有可否之分合則從不合則去不比父子兄弟以天合者皆主恩恩則無可去之理故君臣朋友之事同也○東陽許氏曰事君交友之道所當為者固非一端此章以君友同言又同一數字所以專主諫爭說

論語集註大全卷四

論語集註大全卷五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公冶長以下在當時為今人也孔文子以下古人也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

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以子貢方人故疑其然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絏息列反

公冶長孔子弟子魯人一云齊人妻為之妻如字也縲黑索也絏攣閭緣反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長之為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絏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音扶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朱子曰雖嘗陷縲絏而非其罪則其平昔之行可知非罪謂以非罪陷縲絏為可妻也○慶源輔氏曰在我無得罪之道而不幸有罪自外至何足以為辱在我有得罪之道雖或幸免其罪於外何足以為榮故君子有隱微之過於暗室屋漏之中則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不幸而遇無妄之災則雖市朝之刑裔夷

之竊皆受之而無愆也○雙峯饒氏曰可妻以其素行取之縲絏非罪以其一事言之在縲絏則似不可妻非其罪則無害於可妻也○齊氏曰匡章非孟子遂爲不孝之子公冶長非夫子遂爲有罪之人天下之不遇聖賢者衆矣○東陽許氏曰擇婿之意全在可妻也上下面却言長雖曾在縲絏自是爲人所誣累非長實有罪則縲絏不足汙其行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縚音滔又名适字子容謚神至反正作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魯人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

謹於言行（去聲）故能見用於治（去聲）朝（音潮）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賢遍反）第十一篇（朱子曰三復白圭見其謹言言行相表裏謹言必能謹行矣又曰邦有道是君子道長之時南容必不廢棄邦無道是小人得志以陷害君子之時南容能謹其言行必不陷於刑戮○新安陳氏曰此章本不見謹於言行意參以三復白圭章故云）○或曰公治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況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

也配合也夫婦皆可以配言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上聲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況聖人乎厚齋馮氏曰免於刑戮非必免於縲絏也縲絏之不免聖人所不能計特計其能保首領耳蓋世亂而刑戮易於陷之也唯謹身免禍庶保其妻子爾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焉於虔反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考之韻書此字音密又云姓也通作宓音伏名不齊魯人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說苑子賤為單父宰所父事者二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皆教子賤以治

人之術○朱子曰居鄉而多賢其老者吾當尊敬師事以求其益其行輩與吾相若者則納交取友親炙漸磨以涵養德性薰陶氣質○胡氏曰家語云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有才智仁愛為單父宰民不忍欺以年計之孔子卒時子賤方年二十餘歲意其進師夫子退從諸弟子遊而切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歎之如此

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賢遍反魯之多賢也朱子曰論語中說君子有說最高者有大槩說者如言賢者之類聖人於子賤南宮适皆曰君子哉若人皆大槩說○南軒張氏曰非特歎魯之多賢言美質係乎薰陶之效如此也

○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雙峯饒氏曰稱人善已可言厚又推本其

父兄師友乃厚之至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音甫鬼皆宗廟盛平聲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新安倪氏曰按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是商曰瑚夏曰璉也此因舊註想因瑚在上璉在下而誤耳外方内圓曰簠外圓内方曰簋

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

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程子曰瑚璉可施禮於宗廟如子貢之才可使於四方可使與賓客言而已○朱子曰子貢畢竟只是器非不器也子貢是器之貴者與賤器不同然可貴而不可賤宜於宗廟朝廷而不可退處此子貢之偏處○南軒張氏曰瑚璉雖貴終未免於可器也賜能因其所至而勉其所未至則亦何所限量哉○雙峯饒氏曰用之宗廟故曰貴盛黍稷故曰重飾以珠玉故曰華美子貢之才可使從政為卿大夫是貴重也而又有言語文章之可觀是華美也○胡氏曰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此以為有用之成材若因下文瑚璉而加重其詞爾○或問子貢未至於子賤之君子歟雲峯胡氏曰子賤亦未使不是器之君子特子賤能有所取以成德可充之以至於不器子貢雖有用之成材尚有所局而未至於不器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魯人佞口才也程子曰有使佞之才者多

人於不善故學不貴○朱子曰佞是無實之辨又曰佞是捷給便口者不是諂是箇口快底人却未問是不是一時言語便抵當得去撰得說話也好仲弓為如子路何必讀書之言子曰惡夫佞者是也仲弓為

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慶源輔氏曰仲弓從事於敬恕以求仁又在德行之科而夫子稱其可使南面

今或者又以不佞為慊則決非務外而事口者故以為重厚簡默也人情徇外而不事内求名而不務實故以佞為賢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焉於虔反

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去聲下同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爾慶源輔氏曰佞人恃口以禦人浮淺躁妄發言成文雖若可聽然其情實則未必如此心口既不相副自然招尤而取憎也○新安陳氏曰口才雖俗人所賤而實正人所惡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厚齋馮氏曰左氏傳云寡人不佞蓋以佞為才

衛以祝鮀之佞治宗廟然顔子為邦之問夫子則告之以遠佞人蓋木訥者近仁多言者數窮佞多失言不佞不害其為賢也○新安陳氏曰或人稱仲弓之仁而短其不佞夫子不輕許仲弓以仁而反喜其不佞○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顔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顔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蔡氏曰全體是天理渾然無一毫之雜不息是天理流行無一息之間愛之理心之德六字所以訓仁之義為甚切全體不息四字所以盡仁之道為甚大只此十字之約不惟諸儒累千百言莫能盡而前後聖賢所論仁字溥博精深千條萬緒莫不總會於十字之中矣○

勉齋黃氏曰當理而無私心朱子據所聞於師者而言此章即己之所見而言全體二字已足以該當理無私心之義加以不息二字又五字未盡之旨蓋亦因其所己聞而發其所獨得故子文文子章雖引師說而或問乃曰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則亦引前章之說以釋後章之旨亦足以見前說之義為詳且密也○陳氏曰仁惟此心純是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當其名全體云者非指仁之全體而言乃所以全體之也○西山真氏曰仁者兼該萬善無所不備如人之頭目手足皆具然後謂之人也○雙峯饒氏曰此體字當作活字看即君子體仁之體仁之體本全故體此仁者不可以不全○雲峯胡氏曰全體而不息如真蔡之說則仁之體本自渾全如陳饒之說則是以人全體之愚玩朱子之意仁道至大是說仁全體而不息者是說仁者之人故著一者字蓋仁

只是人之本心所貴乎仁者於此心本體無一毫之虧欠又無一息之間斷也○新安陳氏曰胡氏通主仁者之人之說自是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則為仁此體仁之說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仁以為己任弘也死而後已毅也仁者本心之全德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全體此仁即弘也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此不息即毅也必如此始足以參透全體而不息者之語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說音悅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蔡人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新安陳氏曰未能真知此理而無毫髮之疑則正當學時未是學優而仕時未可以治人故夫

子說其篤志程子曰不先自信何以治人○朱子曰斯之一字甚大有所指而言如事君忠事父孝皆是這箇道理若自信得及則雖欲不如此不可得若自信不及如何勉强做得欲要自信得及又須自有所得於這箇道理上見得透全無些子疑處方是信○斯只是這許多道理見於日用之間君臣父子仁義忠孝之理於是雖已見得如此却自恐做不盡不免或有過差尚自保不過雖是知其已然未能決其將然故曰吾斯之未能信

○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朱子曰大意便是本初處若不曾見得大意如何下手做工夫若已見得大意而不下手做工夫亦不可斯者非大意而何若推其極只是性盖帝之降衷便是○陳氏曰開於心體上未到昭晰融釋處所以未敢出仕其所見處已自高於世俗諸儒但其下工夫不到頭故止於見大意爾

又曰

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或問開未能自信而程子以爲已見大意見道分明何也朱子曰人惟不見其大者故安於小惟見之不明故若存若亡一出一入而不自知其所至之淺深也今開之不安於小如此則非見乎其大者不能矣卒然之間一言之對若目有所見而手有所指者且其指之於身又如此其切而不容自欺也則其見道之明又爲何如然曰見大意則於細微容或有所未盡曰見道分明則固未必見其反身而誠也○慶源輔氏曰人惟見道不分明故所言含糊不決今開斷然以爲未能信未可以仕而治人故知其見道分明也○胡氏曰謂之見道分明者凡毫釐之未信皆自知之也

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

為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慶源輔氏曰聖人明於知人何不能知但其未信之實毫釐纖悉處與意味曲折不若開自知之精耳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朱子曰據他之材已自可仕只是他不伏如此小用了又欲求進是他先見大意了方肯不安於小成若不見大意者只安於小成耳如人食藜藿未食芻豢只知藜藿之美及食芻豢則藜藿不足食矣又曰他是不肯使做小底所謂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問開之未信若一理見未透即是未信否曰也不止說一理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須是真見得不義不辜處便不可以得天下若說畧行不義畧殺不辜做到九分也未甚害也不妨這便是未信處這裏更須玩味省察

體認存養亦會見得決定恁地而不可不恁地所謂脫然如大寐之得醒方始是信處耳○開所謂斯是他見得此箇道理了只是信未及他眼前看得淵只是踐履猶未純熟他是見得箇規模大不入這小底寨坐曾點被他見得高下面許多事皆所不屑為到他說時便都恁地脫洒想見他只是天資高便見得恁地都不曾做工夫○點見得高卻於工夫上有疎畧處開見處不如點然有向進之意點規模大開尤縝密○論資稟之誠慤則開優於點語其見趣超詣脫然無毫髮之累則點賢於開然開之進則未已也○慶源輔氏曰器言其志量也所見者大所知者明則其志量自然不肯安於小成其進進不已之意不至於大而化化而不知之神不止也則他日所就果可量乎○胡氏曰開得其大而不局於小○雙峯饒氏曰集註釋說字有三朱子謂說其篤志程子謂說其已見大意謝氏謂說其不安於小成其實相貫惟

其見大意故不安於小成惟其不安於小成故篤志

○按程氏遺書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集註采之以曾點事在後不欲學者躐之故去上二字○雲峯胡氏曰已見大意已字有意味蓋漆雕開已見大意而未析其微曾點已見大意而易畧於細使二子之學各有所進則其已然者固如此而其未然者當不止於此也已字當如此看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桴音孚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裁同古字借用

桴筏也 筏房越反編竹木為之 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

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己皆假設之言耳

此歎與欲居九夷同意

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己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待洛反事理以適於義也

慶源輔氏曰聖人欲浮海豈有憤世長往之意其憂時閔道之心蓋有不得已者子路不惟今日遂以夫子為必行而喜其與己其平日所為多傷於剛果而不能裁度以適義如率爾之對過也之言皆是也夫子所以教之○胡氏曰得時行道使天下無不被其澤此聖人之本心世衰道否至於無所容其身豈聖人之得已乘桴浮海雖假設之辭然傷時之不我用也如子路之勇於義不以流離困苦而二其心故謂其能從我是皆憂深思遠而形於言也子路不知夫子之本心而喜夫子之與己可謂直情徑行而無所

忖度也○汪氏炎昶曰集註能不能字是揚而抑之處所能者稟賦之剛果所不能者學力之未至也○新安陳氏曰既云勇於義又云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何也盖勇於義是畧見大意能勇於行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是不能審察精義而有誤勇決行之者故其仕於衛也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死之是勇於義不知食出公之食為非義是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盖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乘去聲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去聲後凡言春秋傳者同所謂悉索所白反敝賦是也左傳襄公八年悉索敝賦以討于蔡三十一年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朱子曰仲由可使治賦才也不知其仁以學言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上聲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朝音潮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魯人○朱子曰渾然天理便是仁有一毫私意便是不仁三子之心不是都不仁但是不純爾○問三子雖全體未是仁苟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之一事之仁否曰不然蓋纔說箇仁字便用以全體言若一事上能盡仁便是他全體是仁了若全體有虧這一事上必不能盡仁纔說箇仁字便包盡許多事無不當理而無私了所以三子當不得箇仁字聖人只稱其才聖門工夫不過居敬窮理以修身也由求只是這些工夫未到故夫子所以知其未仁若能主敬以窮理工夫到此則德性常用物欲不行而仁流行矣○慶源輔氏曰諸子之於仁蓋亦勉

焉而未能有諸己也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耳方其志氣清明存養不懈則是心存而有其仁及私意橫生一有間斷則是心亡而無其仁矣將以為有則有時而無將以為無則有時而有既不能必其有無則以不知告之○勿軒熊氏曰此與後篇由可使有勇求可使足民赤願為小相章互見兵財禮樂乃國之大政而三子之意不足以當之見聖門有用之學然治事之才易見本心之德難全故夫子皆不許其仁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女音汝下同

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

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胡氏曰十者數之終以其充極之所至而言二者一之對以其彼此之相形而言顔子明睿余例反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音悦告往知來是其驗矣程子曰子貢之知亞於顔子知至而未至之也○朱子曰明睿所照推測而知兩句當玩味明睿所照如明鏡在此物來畢照推測而知如將些子火逐些子照去○慶源輔氏曰聞一知十不是知一件限定知得十件只是知得周徧始終無遺聞一知二亦不是聞一件限定知得二件只是知得通達無所執泥知得周徧始終無遺故無所不悦知得通達無所執泥故告往知來然

思與睿亦非兩事但有生熟之異始則思而通久則明睿生而物無遺照矣又曰惟是生知之聖人則全體昭著不待推廣若夫學而知之者則須居敬窮理漸漸開明固不能無淺深之異也○胡氏曰顏子之於吾言無所不說可謂知十之驗子貢之告諸往而知來者可為知二之驗又曰聞一知十豈有事可指哉亦以況顏子明哲舉首見尾而已所不及耳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音御)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去聲)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

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丘氏去智二反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朱子曰凡人有不及人處多不能自知雖知亦不肯屈服如子貢自屈於顏子可謂高明夫子所以與其弗如之說○慶源輔氏曰自屈生於自知自知之明則不容於不自屈也且自知之明則不安於己知不難於自屈則不畫於己至此夫子所以許之故既然之又重去聲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朱子曰聖人之道大段用敏悟曉得底敏悟曉得時方擔荷得去如子貢雖所行未實然他卻極是曉得擔荷得去使其見處更長一格則所行自然又進一步聖門自曾顏而下便還用子貢如冉閔非無德行然終

是曉不甚得據倚聖人之道不去所以孔子愛呼子貢而與之語意蓋如此○新安陳氏曰孔門穎悟莫如顔子子貢可以亞之所以終得聞性與天道與一以貫之豈局於聞一知二者哉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

朽許久反杇音汙與平聲下同

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杇鏝莫官反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

新安陳氏曰志謂心志氣謂血氣志先惰氣隨而昏則教無施處如朽木糞牆雕杇之工無施力處也

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行去聲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去聲警之也慶源輔氏曰宰予以言語稱於聖門而孟子亦以為善為説辭然論喪則欲其短論仁則病其愚對社則失其義至此晝寢而夫子深責之且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則能言而行不逮可見矣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毗祭反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

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入聲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彊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群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覺軒蔡氏曰學者誠能立志以自彊則氣亦從之不至於昏惰何有於晝寢故學莫先於立志○慶源輔氏曰玩理以養心則志不昏以志而帥氣則氣不惰志不昏氣不惰則有受教之地而聖人之教可得而施也朽木不可雕糞土之牆不可杇止以喻其志氣昏惰而教無所施耳聽言觀行聖人明睿所照不待是而

後能至誠與人不逆於詐故非緣此而盡疑學者仁以體物教人不倦故因此立教以警群弟子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焉於虔反

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棖弟子姓名魯人慾多嗜時利反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問慾欲何分別朱子曰無心欲字虛有心慾字實二字亦通用○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揜之謂慾

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棖之慾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悻悻下頂反自好去聲者乎新安倪氏曰孟子集註悻悻怒意自好自愛其身也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慾耳程子曰凡人有慾則不剛至大至剛之氣在養之可以至焉○朱子曰剛是堅强不屈卓然有立不為物欲所累底人故夫子以為未見○凡人纔貪一件物事便被這物事壓得頭低了纔有些慾便被他牽引去此中便無所主焉得剛○節齋蔡氏曰范氏謂剛者天德惟無慾者乃能之神龍惟有慾是以人得求其慾而制之亦得而食之聖人無慾故天下萬物不能易也輔氏謂有志而未免於慾者其志嘗屈於慾惟無慾者能以剛自遂某聞之師曰剛者

外雖退然自守而其中不詘於慾悻悻者外雖有崛強之貌而其中實有計較勝負之意即此便是慾聖人觀人直從裏面觀出見得他中無所主只是色莊便是慾了○胡氏曰剛則已大物小凡天下之可欲者皆不足以動之所謂伸於萬物之上是也慾則已小物大隨其意之所貪俯首下氣以求之所謂屈於萬物之下是也所以相對而相反有此則無彼也○西山真氏曰所謂勝物者謂立志堅強不為外物所奪凡榮辱得喪禍福死生皆不足以動之如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勝物非剛暴恃氣求以勝人之謂也為物揜之謂慾言陷溺於物欲之中不能自克如為物遮覆揜遏而不能出也○雙峯饒氏曰悻悻只是色厲底人孟子所謂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是也此等人外面雖似剛其中心不過為名這便是自好使是慾即所謂色厲而內荏也○厚齋馮氏曰棖之剛

乃血氣之剛夫子所言乃義理之剛也血氣之剛物慾得以屈之惟義理之剛則不為外物所奪爾○雲峯胡氏曰孟子論浩氣曰至大至剛此天地之正氣也悻悻自好客氣也或人於申棖惑其剛之似而夫子識其不剛之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上聲故夫子以為非子貢所及　朱子曰欲無加諸人此等地位是本體明淨發處盡是不忍之心不待勉強乃仁者之事

子貢未到此田地而遽作此言故夫子謂非爾所及言不可以躐等○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恕之別必列反○朱子曰此章程子晚年仁熟方看得如此分曉說得如此明白所以分仁恕者只是生熟難易之間爾熟底是仁生底是恕自然底是仁勉強底是恕無計較無覩當底是仁有計較有覩當底是恕○雲峯胡氏曰本文無字是子貢說勿字是夫子說程子是借夫子說恕之事以見子貢所言是仁之事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慶源輔氏曰威儀德之見乎容貌者文辭德之見乎言語者見賢遍反下同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問子貢是因文章中悟性天道抑後來聞孔子說耶朱子

曰是後來聞孔子說曰文章亦是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曰固亦是發見處然他當初只是理會文章後來是聞孔子說性與天道今不可硬做是因文章得○陳氏曰聖人教不躐等平時只是教人以文章到後來地位高方語以性與天道爾○新安陳氏曰堯之文章朱子釋以禮樂法度與此不同者堯達而在上具文章見於治天下夫子窮而在下具文章惟見於吾身在天下故以禮樂法度言在吾身故以威儀文辭言也

○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王氏曰此理在天未賦於物故曰天道此理具於人心未應於事故曰性即元亨利貞仁義禮智是也文章至顯而易見此理至微而難言○西山真氏曰文章二字之義五色錯而成文黑白合而成章文者粲然有文章者蔚然有章文章可聞夫子平日以身教人凡威儀文辭自然成文有章者皆是所謂吾

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也若性與天道則淵與精微未可遽與學者言恐其億度料想馳心玄妙反躐等而無所益故罕言之論語但有性相近一語亦已是兼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至於賛易方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一陰一陽之謂道繼善成性方是正說性與天道亦可謂罕言矣子貢後來始得聞之而有此歎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扶又反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朱子曰子路不急於聞而

急於行此古人為己之實處如人之飲食珍羞羅列須喫盡方好喫不盡又增加亦徒然○南軒張氏曰有所聞而實未副勇者之所恥也唯恐有聞則其篤於躬行可知門人記此亦可謂善觀子路者矣然比之得一善拳拳服膺而不失者則未免有強力之意耳○慶源輔氏曰人之有勇多有用於非所當用者子路之勇用以力行真能用其勇矣○勿軒熊氏曰子路勇於力行而致知工夫不及所以死於孔悝之難○或曰此即子路聞斯行之之勇門人以為弗及而著之夫子以為兼人而退之何也雲峯胡氏曰著之者門人弗及其行之勇推敬之辭也退之者夫子恐其徒事乎行之勇闕成之術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好去聲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音語）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恃具天資）（多怠於學）位高者多恥下問（位高自驕多恥問於卑下）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為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去聲）之疾通於初妻之娣（大計反）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姞（渠乙反）其為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春秋左氏傳云哀公十一年冬衛太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子朝宋人衛大夫其娣嬖子朝出孔

文子使疾出其妻出宋朝之女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衛邑而為之一宫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文子遂奪其女不嫁太叔疾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奪太叔疾之軒車以獻於君恥是二者以奪妻奪軒二事為恥故出衛人立其弟遺遺疾之弟使室孔姞孔姞文子之女疾之妻也使遺室之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胡簋禮器也夏曰胡周曰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

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史記謚法解惟周公旦太公望嗣王業建功于牧野終將葬乃制謚遂叙謚法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有大功則賜之善號以為稱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出於人名謂謚號經緯天地文道德博聞

文勤學好問文慈惠愛民文愍民惠禮文賜民爵位文○朱子曰此章因論謚而發然人有一善之可稱聖人亦必取之此天地之量也○問孔姞事如此不好便敏學好問濟得甚事曰古謚法甚寬所謂節以一惠言只有一善亦取之節者節畧而取其一善也孔文子固是不好只敏學下問亦是他好處周禮謚只有二十八字不成說孔文子與文王一般蓋人有善多者則摘其尤善者一事以為謚亦有只有一善則只取其一善以為謚而隱其惡如孔文子是也惟無一善可稱而純於惡然後名曰幽厲耳○如織布絹經是直底緯是横底經天緯地是一横一直皆是文理故謂之文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此便是經緯天地之文○胡氏曰日月星辰風雨霜露天文也山嶽河海草木花卉地文也微而鳥獸蟲魚皆有文焉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經天之文也封山濬川若草木鳥獸緯地之文也天文繫乎上地文陳

乎下聖人處乎中而經緯之所以裁成輔相之以為用也○厚齋馮氏曰謚法之為文者六而勤學好問居其一殆取諸此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音喬恭謙遜也敬謹恪克各反也慶源輔氏曰首篇釋恭為莊敬此又釋為謙遜者恭敬謙遜皆禮之端緣此下文有事上也敬故以謙遜釋恭謹恪釋敬蓋謙遜乃恭之實而於行己為切謹恪乃敬之實而於事上為宜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忽域反廬井有

伍之類左傳襄公三十年鄭子皮授子產政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杜氏註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公卿大夫服不相踰封疆也洫溝也廬舍也九夫為井使五家相保○朱子曰有章是有章程條法有服是貴賤衣冠各有制度鄭國人謂取我田疇而伍之取我衣冠而褚之是子產為國時衣服有定制不敢著底皆收之囊中故曰取而褚之又曰有章是一都一鄙各有規矩有服是衣冠服用皆有等級高卑義字有剛斷之意其養民則惠及使民則義惠與義相反使見得子產之政不專在於寬就都鄙有章處見得義字在子產上不在民上○或問四者亦有序乎曰行己恭則其事上非有容悅之私而能敬矣惠於民而後使之以義則民雖勞而不怨矣○新安陳氏曰事上之敬即行己之恭之所推使民之義又所以濟其養民之惠也○吴氏曰數上聲下同其事

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去聲者三是也張氏存中曰左傳文公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僖是閔兄嘗為臣位應在下今躋居閔上故曰逆祀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展禽柳下惠也文仲知其賢而使在下位不與立於朝也廢六關塞關陽關之屬凡六關所以禁絶末遊而廢之妾織蒲以蒲為席是與民爭利三不仁也作虛器謂居蔡之室而山節藻梲也有其器無其位故曰虛縱逆祀聽夏父弗忌躋僖公祀爰居爰居海鳥也三不知也又按家語顔回篇曰置六關王肅云六關關名魯本無此關文仲置之以稅行客故為不仁傳曰廢六關未知孰是姑併錄之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

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厚齋馮氏曰自其立謗政作丘賦制參辟鑄刑書言之其所未盡者誠多也自春秋之時言之知君子之道者誠寡也聖人之言褒不溢美貶不溢惡稱其所長之多而所短自不能掩爾○雲峯胡氏曰集註於使民義獨跡其實而言者子產為政三年輿人頌之曰我有子弟子產教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及其卒也孔子聞之曰古之遺愛也先儒云子產精神全在義字上夫民之所以頌之夫子所以取之者以其惠而能義孟子所謂惠而不知為政姑指濟人一事而言爾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

敬所以為善南軒張氏曰聖人論豫之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以為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為知幾蓋交道易以凌夷非正其志者莫之能守也交久而敬不衰亦可謂善矣聖人於人雖一善必録天地之心也○勉齋黄氏曰朋友人倫之一可不敬乎攝以威儀相觀以善一有不敬則失朋友之道矣惟其久而敬也則愈久而愈親拍肩執袂以為氣合酒食遊戲相徵逐以為生死不相背負。未有能全交者也夫子美平仲之善交友之道盡於此矣○葉氏少藴曰夫子在齊與平仲處者八年故知其如此○新安陳氏曰常人之交初則敬久則玩久而玩必不能全交久而不替初心之敬所以為善交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梲章悅反知去聲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魯孝公生僖伯彄字子臧辰其曾孫謚文居

猶藏也蔡大龜也古注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為名長尺有二寸節柱頭斗栱音拱也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俗作畫藻於梲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朱子曰卜筮事聖人因欲人信之然藏龜須自有合當處今乃如此是他心惑於鬼神一向倒在卜筮上了安得為知古說他僭若是僭便是不仁了今只主不知言大夫不藏龜禮家乃因此說臧文仲在當時人說是非常底人孔子直見他不是處便見得聖人顯微闡幽處○南軒張氏曰所貴乎知者為其明見理之是非也方其時世俗以小慧為知故於文仲

有慼焉夫子明之使人知夫所謂知者在此而不在彼也○新安陳氏曰不務民義本文無此意然謟瀆鬼神者必不務民義務民義者必不謟瀆鬼神二者常相關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朱子蓋即答樊遲問知之意以斷臧文仲歟○張子曰張子名載字子厚號横渠先生長安人山節藻棁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朱子曰三不知皆是謟瀆鬼神之事○國語魯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文仲以為神故命人祭之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

矣乎曰未知焉得仁（知如字焉於虔反）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奴口反）於（音烏）菟（音徒○左傳宣公四年初若敖娶於䢵音云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伯比私淫之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夢音蒙又如字澤名也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言其女私通伯比所生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去聲伯比實為令尹子文）其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去聲）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勉齋黃氏曰喜怒不形釋三仕三已無喜慍物我無間釋舊政告新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通釋上兩件）然其所

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或問令尹子文忠矣孔子不許其仁何也程子曰此只是忠不可謂之仁若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也○問令尹子文之忠若其果無私意出於至誠惻怛便可謂之仁否朱子曰固是然不消泥他事上説須看他三仕三已還是當否以舊政告新令尹又須看他告得是否只緣他大體既不是了故其小節有不足取如管仲之三歸反坫聖人卻與其仁之功者以其立義正也故管仲是天下之大義子文是一人之私行耳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

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乘去聲

崔子齊大夫名杼直呂反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不使弑逆之惡得汙其身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春秋襄公

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左傳齊棠公棠邑大夫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其無冠乎言雖不為崔子猶自應有冠崔子因是又以其間去聲伐晉也間晉之難而伐之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於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伺公間隙五月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欲使公來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氏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歌以命姜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謂崔子宮近公宮或淫者詐稱公陪臣干掫干胡旦反掫將侯反有淫者不知二命干掫行夜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與墜同遂弒

之愚聞之師曰當去聲理而無私心則仁矣朱子曰有人事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處事又未必當於理惟仁者內無私心而外之處事又當於理須表裏心事一皆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之私乃可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去聲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荀子不苟篇曰君子行不貴苟難唯其當之為貴注當謂合禮義也遂以小者二子之小善信其大者仁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雍也仁而不佞及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憲問克伐

怨欲不行并與三仁微子箕子比干夷齊之事求仁得仁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問陳文子之清令尹子文之忠使聖人為之則是仁否程子曰不然聖人為之亦只是清忠○朱子曰仁者心之德聖人所以不許二子者正以其事雖可觀而其本心或有不然也子文三仕三已畧無喜慍盡以舊政告之新尹文子有馬十乘棄之如敝屣然此豈是易事後人因孔子不許之以仁便以二子之事為未足道此卻不可須當思二子所為如此高絕而聖人不許之以仁者因如何便見得二子不可易及仁之體段實是如何切不可容易看○二子忠清只就事上說若比干夷齊之忠清只就心上說比干夷齊是有本底忠清忠清裏有仁二子之忠清只喚做忠清○問子文文子之事程子謂聖人為之亦只是清忠夫聖人無一事之非仁而乃云爾者何也南軒

張氏曰程子之意大要以為此事只得謂之清忠然在二子為之曰忠曰清而止矣仁則未知也在聖人事或有類此者以其事言亦只得謂之忠清然而所以然者則亦不妨其為仁也如伯夷之事難以清目之亦何害其為仁乎○胡氏曰不知其仁謂非全體不息者不足以當之也仁則吾不知謂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克伐怨欲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殷有三仁謂三人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夷齊之仁謂皆求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也夫全體者無虧欠也不息者無間斷也至於外若無虧欠間斷而中之私意根萌猶在焉亦不得謂之仁必其見於事者皆當於理而發於心者皆無所私然後可以謂之仁也○雙峯饒氏曰論語言仁有以德言者有以事言者如雍也仁而不佞問子路仁乎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難皆是以德言子文文子未知焉得仁夷齊求仁得仁

殷有三仁皆是以事言以德言非全體而不息不足以當之以事言則須當理而無私心乃可以當之顔子於仁可言全體仲弓便不可謂之全體顔子三月不違庶幾久而不息日月至焉能至而不能久不可謂之不息夷齊三仁事當理而心無私故皆可謂之仁子文文子之事非特心未能無私而事亦不當理何以得為仁乎令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去聲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戶八反夏之事左傳莊公三十年楚殺令尹子元以鬬穀於菟為令尹僖公二十三年楚成得臣伐陳取焦夷子文以為功使子玉為令尹子文為令尹凡二十八年注杜氏曰按莊公三十年楚成王立九年矣僖公二十三年即成王之三十六年也楚自武王三十七年僭稱王魯桓公之八年也武王五十一年卒子文王立文王十三年卒子堵敖立堵敖五年卒弟成王立僖公元年楚成王

之十四年也楚伐鄭鄭即齊故也五年楚鬬穀於菟滅弦六年楚子圍許許男面縛銜璧乃釋之十二年楚人滅黄十五年楚人伐隨二十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二十一年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諸侯會宋公于盂楚執宋公以伐宋已而釋之二十二年楚人伐宋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公傷股明年宋襄公死二十三年楚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此僭王猾夏之事也

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上不能規正莊公次不能討杼弑逆又不數歲而復扶又反反於齊焉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欲獲息民之名如晉告趙孟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注杜氏曰按襄公二十

五年崔杼弑齊君是時陳文子出奔二十六年不經見二十七年文子存弭兵之説則文子自出奔復反於齊凡二年則其不仁亦可見矣朱子曰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如天地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今子文仕於蠻荊執其政柄至於再三既不能革其僭王之號又不能止其猾夏之心至於滅弦伐隨之事至乃以身為之而不知其為罪文子立於淫亂之朝既不能正君禦亂又不能先事而潔身至於篡弑之禍已作又不能上告天子下請方伯以討其賊去國三年又無故而自還復與亂臣共事此二者平日之所為止於如此其不得為仁也明矣然聖人之言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雖不輕許而亦不輕絶也學者因其言而反以求之則於仁之理與人之所以得是名者庶幾其可默識乎○雲峯胡氏曰子文知有楚而不知有周以春秋尊王之義責之

不仁矣文子知有己而不知有齊以春秋討賊之義責之不仁矣○新安陳氏曰論至此則其事不當理而心之私可見矣夫子只言未知焉得仁而朱子直斷其為不仁盖本章外究竟到底之斷案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三去聲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音甫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去聲下同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左傳文公六年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杜注聞晉侯病故既而晉襄公果卒斯語辭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朱子曰天下之事以

義理斷之則是非當否再思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喪萬變而無窮思止於再者欲人之以義制事而不汩於利害之私也○思之未得者須著于細思到思而得之方是一思雖見得已是又須平心更思一遍如此則無不當○問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所思豈止於三曰橫渠云未知立心惡多思之致疑已知立心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非此求之可見○潛室陳氏曰若為學之道則不厭思此只為應事言之耳

○愚按季文子處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初患反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去聲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歟左傳文公十八年二月公薨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

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惡太子視其母弟宣公元年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會於平州齊地以定公位纂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討臣子殺之與弒君同故公與齊會而位定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都玩反不徒多思之為尚問再斯可矣只是就季文子身上行事處說在學者窮索義理則思之思之而又思之愈深而愈精豈可以數限而君子物格之至者萬事透徹事物之來皆有定則則從容以應之亦豈待臨時方致其思不審此語只是文子事抑衆人通法皆當以再為可耶不容有越思耶而程子又何故只就為惡一邊說也朱子曰物格知至者應物雖從容然臨事豈可不思況未至此豈可不熟思耶故以再思為衆人之通法蓋至此則思已熟而事可決過則惑矣○雙峯饒氏曰窮理

是思以前事果斷是思以後事○陳氏曰理之明則是非判斷之果則從違決○新安陳氏曰務窮理明也貴果斷決也明於方思之初決於既思之後若不明不決而徒多思則愈思而愈惑矣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知去聲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上聲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

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衛侯聞楚師敗楚成王與晉文公戰於城濮衛地也楚師敗績懼出奔楚初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弗許晉伐衛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聞楚敗出居襄牛之地以避晉而遂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元咺衛大夫叔武衛侯弟使攝君事以受盟于踐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甯武許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音狩夷叔即叔武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甯俞時從衛侯在外故與衛人盟衛侯先期入甯子先先入欲安喻國人長牂音臧守門以為使去聲也與之乘而入長牂與甯子共載而入國公子歂犬華仲前驅歂市專反華去聲二子並衛大夫衛侯遂驅使甯子未脩叔武

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去聲）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冬會于溫討不服也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其廉反）莊子為坐（坐獄為坐）士榮為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又不宜與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為坐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咺蓋今勘吏有罪先驗吏卒之義）衛侯不勝（三子辭屈故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槖饘焉（槖音託衣囊也饘音旃糜也甯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為己職言其忠至所慮者深）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假衛公子適也）○僖公三十年夏晉侯使醫衍酖衛侯（衍醫名晉文欲殺衛侯而罪不至死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甯俞貨醫甯子視衛侯衣食得知其謀乃以貨賂醫使薄其酖）公為（去聲）之請（魯僖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與珏同二玉相

合曰珏王許之襄王許之秋乃釋衛侯杜氏曰按左氏僖公二十五年衛文公卒子成公立僖二十六年即衛成公元年也經稱公會衛甯速盟于向甯速莊子也則莊子嘗逮事成公矣至僖公二十八年傳稱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武子名俞速之子即成公即位之三年也以此考之甯莊子當死于成公二年左右而後子俞為大夫則武子未嘗事文公集註謂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與此少異○程

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新安陳氏曰朱子謂其不避艱險程子以為能沈晦者蓋於艱險中能沈晦非避事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朱子曰邦無道時全身退聽人皆能之武子不全身退聽却似愚然又事事處置得去且不表著其能所以為愚不可及也又曰武子九世公族與國同休戚却與尋常無干涉底人不同○

成公失國若智巧之士必且隱避不肯出武子竭力其間至誠懇惻不避艱險卻能擺脫禍患卒得兩全非能沈晦何以致此若比以智自免之士武子卻似箇愚底人但愚得來好若使他人處之縱免禍患不失於此必失於彼○他人於邦無道時要正救者不免禍患要避患者又卻偷安若武子之愚既能韜晦以免患又自處不失其正此所以不可及○問甯武子世臣他人不必如此曰然又看事如何若羇旅之臣見幾先去則可若事已爾又豈可去此事最難當權其輕重○雲峯胡氏曰武子於衛為公族比干於紂為父族皆與國存亡者也特衛成公之患在外欲免之非沈晦不可紂之惡在己不諫之而諉於沈晦亦不可程子所謂亦有不當愚者最見時中之義○新安陳氏曰以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及稱南容不廢免刑戮蘧伯玉仕卷懷等例之則有道而知當是發舒以自見無道則愚當是韜晦而無為今證以武子

之時與事無事可見反謂之知盡忠濟難反謂之愚何也蓋處有道而安常者易處無道而濟變者難武子當文公時安常處順知者行所無事此可及之知也當成公之失國國家多事而能竭忠冒險保身全君此知者所避而不敢為乃若愚而冒為之非真愚也柳子厚曰甯武子邦無道則愚知而為愚者也不得為真愚是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與平聲斐音匪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畧於事也斐文貌成

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本孟子不得中行而與之一章說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如曾點之狂易流於老莊故欲歸而裁之也問何故只思狂士不及狷者朱子曰狂底却有軀殼可以驅策狷者只是自守得些便道是了所謂言必信行必果者是也○成章是有首有尾雖狂簡非中然却做得這箇道理成箇物事不是半上落下故聖人雖謂其狂簡不知所裁然亦取其成一箇道理大率孔

門弟子隨其資質各能成就如子路之勇真箇成一箇勇冉求之藝真箇成一箇藝言語德行之科一齊被他做得成了○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蓋他狂也是做得箇狂人成○問孔子欲歸而裁之後來曾晳之徒弔喪而歌全似老莊聖人既裁之後何故如此曰裁之在聖人聽不聽在他○慶源輔氏曰大凡學者易得有狂簡之病非篤志為己者不能免也雖琴張曾點猶或墮於此失志意高遠即所謂志大也過中失正即其畧於事者也大凡人之志意高遠則勢利拘絆他不住故或可與進於道然溺於高遠又有脫畧世故之弊故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是以不可不有以裁之而使歸於中正也○徽庵程氏曰狂簡者志大而畧於事宜其梗槩疏率乃能斐然成章者蓋其稟氣英明賦質堅勁雖致廣大而不屑於精微然其規模之廣大實非卑下者所能攀雖極高明而不屑於中庸然其志趣之高明實非平

凡者所能企也其立心制行豈不斐然可觀但各矜所自得非得聖人以裁之則廣大雖可觀而精微有未究高明雖可喜而中庸有未協且有琴張曾晳牧皮之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矣○新安陳氏曰狂者易過中失正得聖人裁之則得中正矣狂則必貴於裁裁則不終於狂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史記列傳索隱孤竹君是殷湯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姓墨胎氏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其謚也地理志云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音潮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介孤

特而有分辨之意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烏路反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去聲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朱子曰伯夷介僻宜其惡惡直是惡之然能不念舊惡却是他清之好處伯夷平日以隘聞故特明之○伯夷叔齊不念舊惡要見得他胷中都是義理人之有惡不是惡其人是惡其惡耳到他既改其惡便自無可惡者今人見人有惡便惡之固是然那人既改其惡又從而追之此便是因人一事之惡而遂惡其人却不是惡其惡也此與不遷怒一般其所惡者因其人可惡而惡之而所惡不在我及其能改又只見他善處不見他惡處聖賢之心皆是如此○南軒張氏曰以夷齊平日之節觀之疑其狹隘而不容矣今夫子乃稱其不

念舊惡何其宏裕也蓋於其所為亦率夫天理之常而其胸中休休然初無一毫介於其間也若有一毫介於其間則是私意之所執而豈夷齊之心哉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醯呼西反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力灼反美市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大事有小大理無小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

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通作與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都玩反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朱子曰如此予必如此取只看他小事尚如此到處千駟萬鍾亦只是這模樣范氏云害其所以養心者不在於大此語尤痛切醯至易得之物尚委曲如此若臨大事如何得當纔枉其小便害其大此皆不可謂誠實也○問看孔子說微生高一章雖一事之微亦可見王霸心術之異處一便見得皡皡氣象一便見得驩虞氣象曰然○慶源輔氏曰平心順理以應物則為直若有一毫計較作為則不得為直知乞醯以應人之求為不直則知所以為直矣○厚齋馮氏曰人謂申棖剛夫子以慾知其非剛人謂文仲知夫子以居蔡知其不知人謂微生高直夫子以乞醯知其非直夫子知

人之道於衆好之而必察蓋如此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足將樹反足過也朱子曰足者謂本當如此我卻以為未足而添足之故謂之足若本當如此則是自足了乃不足足凡制字如此類者皆有兩意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或問左丘明非傳春秋者邪朱子曰未可知也先友鄭著作名世考之氏姓書曰此人蓋左丘姓而明名傳春秋者乃左氏耳○左丘明所恥巧言左傳必非其所作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慶源輔氏曰此雖與穿窬事不類然其心陰巧譎詐以取悅媚謀傾陷則甚於

穿窬○陳氏曰穿窬者之志不過陰取貨財而止若過諂以事人匿怨而面友其所包藏豈止於取貨財之謂邪故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盖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朱子曰匿怨心怨其人而外與交也孔門編排此書已從其類此二事相連若微生高之心久而滋長便做得這般可恥事出來巧言令色足恭與匿怨皆不誠實者也人而不誠實何所不至所以可恥與上文乞醯之義相似○勉齋黄氏曰巧令足恭諂人也其可恥者卑賤而已藏怨外交姦人也其為險譎尤可恥○雙峯饒氏曰此上二章皆是教學者立心以直舉微生高是要人微事亦謹舉左丘明是要人表裏如一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盍何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衣去聲

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易繫辭上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己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前說與上句皆

謙也後說恕也○朱子曰顏子是治箇驕字子路是治箇吝字顏子之志不以己之長方人之短不以己之能媿人之不能是與物共○問無伐善無施勞善與勞如何分別曰善是自家所有之善勞是自家做出來底○無伐善是不矜己能無施勞是不矜己功○南軒張氏曰人之不仁病於有己故雖衣服車馬之間此意未嘗不存焉子路蓋欲克其私於事物間者其志可謂篤而用功可謂實矣至於顏子則又宏焉理之所在何有於己其於善也奚伐為吾之所當為而已具為勞也奚施蓋存乎公理而無物我之間也學者有志於求仁則子路之事亦未宜忽要當如此用力以為入德之塗則顏子之事可以馴致矣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去聲）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合二說其義方備老者我養之以安而後方安於我○問孔子舉此三者莫是朋友是其等輩老者是上一等人少者是下一等人三者足以盡該天下之人否朱子曰然○黃氏曰集註前說是作用後說是效驗後說與綏斯來動斯和意思相類自是聖人地位但前說却有仁心自然物各付物之意有天地發生氣象況顏子子路皆是就作用上說故前說為勝）

○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朱子曰他人於微小物事尚戀不能捨仲由能如此其心廣大而不私己矣非意在於求仁乎○子路顏子孔子皆是將己與物對說子路便是箇舍己忘私底意思今若守定他這說

謂此使是求仁不成子路每日都無事只是如此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出故顏子孔子各就上面說去使子路若別說出一般事則顏子孔子又就他那一般事上說然意思却只如此○趙氏曰求仁猶與仁為二不違仁則身已居仁而常不去安仁則心即仁仁即心安而行之無適非仁矣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楚宜反爾程子曰顏子所言不及孔子無伐善無施勞是他顏子性分上事孔子言安之信之懷之是天理上事○朱子曰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顏子有平物我之心夫子有萬物得其所之心○子路須是有箇車馬輕裘方把與朋友共如顏子只就性分上理會無伐善無施勞車馬輕裘則不足言矣然以顏子比之孔子則顏子猶有箇善勞在若孔子便不見有痕迹了又曰子路底淺顏子底深二子底小聖人底

大子路底較粗顔子底較細膩然都是去得箇私意了只是有粗細○子路收斂細密可到顔子地位顔子底純熟又展拓開可到孔子地位○西山真氏曰聖門學者誠實端慤言者即其所行行者即其所言苟躬行有一毫未到斷不敢輕以自許子路為人勇於為善而篤於朋友故所願如此蓋私之一字乃人心之深害私苟未忘雖於骨肉親戚之間尚不能無彼此物我之分況朋友乎子路之言雖只及朋友然觀其用心則其至公無私可見矣顔淵之志又大於子路蓋視己之善如未有善視己之勞若初無勞觀其用心雖至堯舜地位亦歉然常若不足子路所謂車馬衣裘與朋友共特顔子善中之一善耳夫子之言志又大於顔淵蓋二子猶未免於用意若聖人則如天地然一元之氣運之於上而天地之間無一物不得其所不待物物著力然後能之又非二子所及然今學者且當從子路學起必如子路之忘私然後

方可進步不然則物我之私使於胷中如蟊賊如戈戟然又安能有善不伐有勞不矜如顏子乎況於聖人地位又高又遠非用力所可到須德盛仁熟從容中道然後不期而自至耳此非始學之事故必先學子路之忘私而後可

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

問浴沂地位甚高程子稱子路言志亞於浴沂何也朱子曰子路學雖粗然他資質也高如人告以有過則喜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見善必遷聞義必徙皆是資質高車馬輕裘都不做事看所以亞於浴沂故程子曰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若達便是這氣象也又問浴沂是自得於中而外物不能以累之子路雖未至自得然亦不為外物所動矣曰是○胡氏曰以氣象觀之子路發於意氣者也顏子循其性分者也夫子則渾然天理者也子路所以亞於浴沂以

其胷次洒落非勢利所得拘使無所滯礙則曾晳之所至矣聖人信不可及顔子地位亦高誠能先於貨利之間慕子路之勇決而去其吝嗇之心於求仁之方亦庶幾矣○慶源輔氏曰子路雖有曾點氣象而其實亦有不同曾點是知之事子路是行之事浴沂之智崇共敝之行實○新安陳氏曰人心天理本自周流特為私欲間隔故不得遂其與人同適之樂與人同利之仁爾子路之志雖未能超然如曾點之灑落然常人認物為己知有己不知有人以子貢尚貨殖以子夏見孔子尚不改紛華子路自甘敝緼而與人共其輕肥私欲不間隔其天理之周流得遂其與人同利之仁豈不可亞於曾點與人同適之樂乎

顔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朱子曰以善者己之所有不自有於己故無伐善以勞事人之所憚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

矣然未免於有意也尚有勉行克治之意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居宜反靮音的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靮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靮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問夫子如化工及羈靮之喻朱子曰這只是理自合如此老者安之是他自帶得安之理來友信少懷是他自帶得信之理懷之理來聖人為之初無形迹如穿牛鼻絡馬首都是天理如此恰似他生下便是帶得此

理來○新安陳氏曰子路物與人共而不為己私者也顏子善與人同而不為己私者也夫子則廓然大公有造化物各付物之氣象不為己私不足以言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上聲下同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南軒張氏曰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則懲創之深省察之力其必能舍舊而新是圖若是則於進德也

執禦○勉齋黄氏曰自訟而見於言不若不言而自責於心之深切○慶源輔氏曰口不言而心自咎是改過之機蓋悔悟深切則誠意所蓄根深力固纔説出來意思便消散了○厚齋馮氏曰不曰不見而曰未見不敢絶天下於無人也○雲峯胡氏曰訟者欲勝人内自訟則能勝己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焉如字屬上句好去聲

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去聲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

已可不勉哉

南軒張氏曰聖人斯言使學者知夫聖可學而至雖有其質而不學則終身為鄉人而已○勉齋黃氏曰夫子自言好學固是謙辭然聖人惟生知所以自然好學學者一出一入而不加之意止以其不能真知義理之切身故爾○新安陳氏曰忠信之質聖人與人同耳好學之至則充極此美質而為聖人不好學所以孤負此美質而不免為鄉人美質之不可恃而學力之所當勉如此○朱子答問云註疏之讀不成文理按註疏音焉如煙讀屬下文故朱子既音如字且云屬上句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五